

#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第二集





#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第二集

[越南] 光 峰 等 著

叶 灵 集 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GUƯƠNG CHIẾN ĐẤU  
THANH NIÊN MIỀN NAM  
(Tập II)**

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

封面画：张守义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第二集）** 书号 1842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  $\frac{11}{16}$  插页 1

196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0000001—1040000 册 （精）0001—5000 册

定价（1）0.17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目 次

堅貞不屈的革命战士	光 峰	( 1 )
南方的潘廷灼	光 峰	( 13 )
勇士陳金貴九日九夜殺敵記	光 峰	( 19 )
勇士三實	光 峰	( 26 )
不屈的七姐	正 人	( 37 )
宁可光荣就义，不願屈辱苟生	長 山	( 39 )
新兵炸桥	T. 泉	( 41 )
金甌游击队的战功	三 明	( 43 )
炸桥組的战功	陈 勇	( 47 )
西原勇士	佚 名	( 53 )
八山班	金 交	( 55 )
鋼铁战士	阮德周	( 59 )
有敌必打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 63 )
智擒据点头目	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	( 65 )
消灭“别动队”	正 人	( 67 )
打坦克	正 人	( 69 )
战斗在敌人的心臟里	金 交	( 71 )
X 村人民捣毀“战略村”	佚 名	( 74 )
横各軍民的輝煌战果	永 春	( 76 )
四好竞赛运动中的青年解放联合会 福庆分会	維 荣	( 80 )

##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

光 峰

越近中午，战斗进行得越加激烈。敌人调了一连队M-113型装甲车来增援，并且开辟了新的进攻路线，企图拦腰切断我们的战斗队形。刘恋被调去参加消灭这些“移动的堡垒”的战斗。他刚冲向炮兵阵地，敌人的一阵炮弹打过来，把他淹没在炮火中。刘恋受了伤倒在炮筒上，血顺着那刚毅的面孔流下来。他的首长禾同志对敌人万分痛恨，同时也为这位勇敢的战士的受伤感到难过。因为小恋不但是他的坚强的同志，还是他的亲密的朋友。在小恋负伤的时刻，他不禁想起了小恋过去的经历……

二十三年前，美萩省龙兴乡爆发了人民夺取政权的暴动，法国殖民主义者派兵镇压。有一位年轻的起义战士，名叫七得，冒着枪林弹雨，号召同志们说：“冲进炮火去，把我们的同胞和继承我们事业的孩子救出来。”小恋就是当时幸而得救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后来乡亲们把他抚养成人。八月革命<sup>①</sup>成功后，革命政权优先送他去学习。当时，他怀着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驾驶着拖拉机，唱着自由的歌曲，驰骋在塔梅平原上。

但是小恋的愿望还没有实现，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

---

① 即一九四五年八月“越南独立同盟”发动的全国武装总起义。

就来了。他决心不让自己的心灵遭到摧残，不让自己的願望破灭，便毅然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当时小恋还不到十五岁，但是他取得了革命同志們的信任，当上了革命的地下通訊員。他經常机警地越过敌人的据点，躲过美吳集团密探們猫头鷹般的眼睛，給美萩人民送去溫暖，給爱国战士們带来人民的期望和信心。他連續三年出色地完成省和各基层組織之間的联络任务。除此以外，小恋还曾經多次发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掩护一些干部脱离险境。由于他进步很快，被吸收进青年团，并且調去搞青年工作。从此小恋在工作中便一直得到禾同志各方面的帮助。禾同志自己比小恋大十岁，但是他非常欽佩小恋的勇敢和对革命的忠誠，因此非常喜欢小恋。

禾同志想到这里，脑海里就出現了小恋在监牢里写下的下面这一段充滿英雄气概的篇章：

那天，是临近年終的一天，我出去工作，半路上不幸落进敌人的包围圈。一个密探和他的四名走狗拥上来把我压倒在地上，用绳子捆住我。憤怒充满我的胸膛，我真想夺过他們的枪，打死那个密探，然后也給自己留下一顆子弹。但是又轉念用自己的生命去換一条狗命是太不值得了，應該消灭他的头目才解恨。于是我极力控制住自己，但是心中的怒火一直在燃烧。那个密探跑过来，一边用棍子打我，一边問道：“你的組織里有哪些人？你把枪和炸弹藏到哪里去了？快說出来，不然就枪毙你。”

他的話刚說完，我的头已被打得紅肿起来。我憤怒到了极点，但是勉强压住怒火說：“我哪里有什么組織呀！我哪里来的枪呀！你別冤枉我吧。”

密探听了我的話，就象餓虎似的咆哮起来。接着他拿起

长铁条往我身上乱打。每打一下，身上就留下一条鮮紅的血痕。起初我还极力支撑着，后来就昏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仿佛听到有人说：“好啦，天黑了，别打啦，带他回去再说。”

那个密探走过来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拉起来，对我说：“你快说了吧。”

我只顾呻吟，装作没听见。那个恶棍便用枪托冲着我的脸打过来，打得我满脸是血。他又说：“这只是一个开头，你有本事就顽固到底吧。”

恶棍们把我拖上一辆汽车，一直送到“第二厅”<sup>①</sup>，关在一間黑暗的牢房里。这时黑暗包围着我，一股难忍的臭气扑鼻而来。伤口不住流血，我感到喉咙干得象要冒烟。

越到深夜，就越感到寒气逼人。我的伤口红肿，痛如刀割。这是我第一次被拷打，种种意念都涌上心头。我想到亲友，想到生活，想到自己的未来，也想到了怎样抵擋住敌人的刑罚。当我心情烦乱的时候，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我入团那天的情景。我当时宣誓：“即使受到任何严刑拷打，也决不背叛祖国……。”现在这段誓言又清楚地在我耳边响起来，它使我神志清楚了许多。我下定决心，坚决遵守誓言，为了革命不惜牺牲自己。我相信正义一定会获得胜利，我要坚持下去。这个决定使我内心又平静了下来。

由于流血过多，口渴得厉害，两手被捆得红肿，伤口发疼，我不禁愤怒起来，一下子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阳光和外面的吵闹声，把我惊醒了，但是接着我又感到一阵昏迷。

---

① “第二厅”原是法殖民主义者统治越南时的密探组织，后来人民群众这样称呼美吴集团的密探组织。

忽然，牢門开了，一个伪軍拿着鎖鏈，又把我拖到审問室去。我一踏进这个房间，便看見四周的墙上血迹斑斑，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电池、电线、鉗子、斧头、剪刀、釘子、棍棒、吊人的架子、用铁鏈做的鞭子、蜡烛、油、肥皂水、辣椒水等等，不胜枚举。一个密探头子問我：“你是叫刘恋嗎？”

我刚回答“是”，他就抓起一只凳子劈头打过来。我沒防他这一手，被打倒在地上。鮮血从我头上噴出来，濺滿了这个恶棍的衣服。他叫爪牙們把我拉起来，指着各种刑具向我說明它們的“用途”；接着說：“到了这‘十八般兵器’齐全的房间里，看你还敢頑固下去？”

他瞪着眼睛盯住我，从牙縫里挤出一句句的問話：“你的組織有哪些人？你干过哪些活动？你把炸弹和枪藏在哪里？老老实实地供出来，就让你回家过年，不然休想活命。”

我回答說：“我只顾謀生，沒有什么組織，也沒有任何活動。我不知道什么炸弹和枪。老乡們都了解我……”

那个密探站起来，对准我胸膛踩了一脚，我跌倒在水泥地上，血从我的嘴和鼻子里涌了出来。接着他下令让我“坐飞机”。他們反綁了我的手脚，吊在空中，用木棍和铁条輪換抽我。然后又用剪刀把吊绳剪断，使我跌落在地上。接下去他們剝光我的衣服，点着蜡烛，把烧化了的蜡油滴在我的背上。这时我又昏迷过去了。等我醒过来，背上已經被燙得起了泡。我想：难道就在这里結束了生命？我感到不安，但是我得出一个結論：“在这生死关头，我說什么也要遵守誓言。”武氏六、李子仲<sup>①</sup>等英雄的形象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眼前，他們好象在对我說：“务必要使自己作个无愧于不屈的民族的后代。”

---

① 武氏六和李子仲都是越南的抗法英雄。他們在十五六岁时就被敌人抓去，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英勇不屈。

我靜靜地躺着，不管敵人怎样粗野地咒罵。大約到了十點多鐘，他們不再打我了，讓我躺在一張小桌上，把我的兩手分開，兩腳往後扳，然後用電線一圈一圈地緊緊地纏住我的全身。我挺着胸脯，費力地喘氣。他們完成了這所謂“反綁雞”的勾當，便關上門走了出去。過了大約半個小時，一個偽軍走進來，解開電線，讓我坐起來。因此我也清醒過來，只見滿身都是血和屎尿。這時進來一個服役的女犯，她坐在我身邊，把水端到我嘴邊，我連喝了三大碗，才覺得身上好過些。原來她給我喝的是一種摻糖的青草水。我感激地望着她。到了中午，那個女人又端來一碗青草水，並在袋里掏出一個包子喂我吃，還拿出一瓶藥水替我擦傷口。她緊握住我的手，流着淚低聲對我說：“你要堅持下去，別害了旁人呀！……要战胜敵人！”說完就走出去了。這個女人的舉動和言語，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使我增添了力量。

到了下午，那個密探又來對我說：“我真可憐你，你為什麼這樣傻呀？你還很年輕呢！就要過年了，你的父母、兄弟、情人都在等着你。你不說實話，就別想見到他們了。你還是老老实實說出來，我就放你回家過年。”

過了一會他又催促我：“快說吧！”

我說：“你們冤枉我，我從來沒有過損害祖國的思想和行為……”

他用木棍使勁往桌子上一敲，大聲叱罵道：“你別耍花招，人家連一根頭髮、一個牙縫大的事情都說了。你媽媽和妹妹都招認了，你還死不肯說？”

他叫過一個士兵把X叔帶上來，對我說：“你看，人證都有了，你還要抵賴？”

我望着X叔說：“叔叔，我和你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陷害

我，让我受这份冤屈？”

X叔听了我的話，先是楞住了，接着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乱抓一些人来作伪证，妄想从中騙取口供。X叔簌簌地直掉泪水，一时說不出話来。

那个密探罵X叔“笨蛋”。他叫人把X叔带走后，又問我：“你說不說？”

我一声不响，他耐不住了，暴跳如雷，拿起带刺的铁条，往我身上乱抽。我疼得在地下翻滾。这时他下令让我“坐船”。嘍罗們把我捆起来，給我灌了一桶肥皂水，我的肚子脹得鼓鼓的，然后他們解开绳子，让我躺在地上。一个恶棍在我肚子上使劲一踩，水就从我的嘴、鼻、肛門往外四射。

就这样，敌人打一陣拷問一陣，一直挨到傍晚才把我送回牢房。晚上，白天給我喝水的那个女犯偷偷开了牢門，給我送来一碗牛奶。她撫摸着我的脸，紧握着我的手，不住安慰我。从此每到夜里，我常常得到她和隔壁牢房的兄弟們的勉励。他們囑咐我要刚强，要坚持到底。此外我还收到外面寄来的药品和信件。在这紧要关头，党对我的关怀，給我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我对自己說：“一定要战胜困难，不能辜負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一天一天过去了，我連續被审訊了一个月又二十八天，受尽各种非刑拷打，其中有八次嚙到了“十八般兵器”賜給我的美国式“文明”和“人道”的滋味。但是我終于遵守了在团旗前的誓言。

回想起万寿花、兰花和菊花迎着春风竞放的时候，阴历年來到了。过年在我的心中喚起了許多思念和希望。我回忆当年在后方和小朋友們欢度新年的情景，又联想起北方正在过着解放、自由、和平的新年。而现在在南方，过年只能給人們增添无限的怀念。人們怀念丈夫、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朋

友，这些亲友中有的已經不在人間了。大家过的是郁闷的新年，也是斗争的新年。至于我們这些“犯人”，天天受敌人的拷打，过的是“坐飞机”、“坐船”的新年。

有一天，那是年关二十八日的早上，几个伪軍把我带到审問室去。今天，这里完全变了样，往常摆滿刑具的地方，放着沙发和花瓶。茶几上摆滿了茶水、糕点和香烟，还有他們的宣传画报等等，应有尽有。那个密探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他一看到我，便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滿面堆笑地让我坐下，一边說：“你实在太固执了，我拷問你也是万不得已。我很了解你。你是貧雇农，对革命是很忠誠的吧！但是你上了当。你总該明白，共产党沒有給你什么好处。我知道你现在也不怎么佩服他們了。”他又压低声音，討好地說：“你还年輕，怎么不考慮考慮自己的幸福呢？离家那么久，你的情人在盼望你，你的父母在想念你，过年你不回去，他們一定很着急。难道你願意当一个不孝、不义的人嗎？”

我不理睬他，任他尽情地玩弄他那一套收买利誘的伎俩，只顾裝着翻閱画报。他請我喝茶，吃糕点。我說我的手不能动，拿不了。他把咖啡端到我嘴边，我喝了一口說：“太苦了，喝不惯。”

他以为他的手段起了作用，便說教起来。他說：“国家<sup>①</sup>是强大的，正义的，尊重个人的……”我听得真厌煩。最后，他拿来紙张和笔墨让我写“自白书”，还答应写完就放我回去过年。說完他就出去了。

我正在寻思，另一个密探走到我身边，裝着是我們自己的样子，激动地說：“你准备招供嗎？无论如何我們是会胜

---

① 吳庭艳集团把他們的伪政权称为“国家”。

利的，他們將要灭亡，你別都說了。”

他抬起头来四处张望，然后拿起糕点喂我，我不吃；他拿茶给我，我也不喝。他说：“那天你被捕后，我到你家里去，伯母和其他人都說你参加过活动，还藏着枪。真糟糕，当时恰好有一个密探跟着我。我今天偷偷来看你，让你写信給同志們，叫他們把藏着的东西丢到河里去吧。不然查出来，会砍头的……”

我说：“我哪里干过什么呀！你別冤枉我。”

他笑着說：“你不相信我吧？我有咱們的文件呢！”

說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紙，上面印着民族解放陣線的綱領，他給我看了一下，然后鬼鬼祟祟地塞回口袋里去，对我说：“你受的拷打不少了，这次再不招供，他們就要枪毙你。根据同志們的意見，不能眼看着你这个坚强的同志牺牲了，因此同意你說出一些事情来。人也不妨指出一些，只是要拣几个比較坚强的同志，这样万一他們被捕，也可以頂得住，才能保护其他的人进行活动……”

我听到这些話，更識破了这是敌人的阴谋。因为党决不会让一个革命者去投降敌人，向敌人出卖自己的同志。果然，当先前的那个密探又进来时，我便把这个家伙向我說的話告訴他，他若无其事地对我說：“你真鬼呀，好了，你有什么就寫吧！”

說完，他們就走出去。我拿起笔来，潦潦草草地写了几个字：“我是受害者，你們可以查个明白。”

中午，他們送来各种各样的饭菜，我真想一手扫到地下去。那个密探跟着进来問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手疼端不起饭碗。他过来把桌上的紙拿起一看，見我只写了几个字，便瞪着眼問我：“你只写了这些嗎？”

我說：“手疼，这还写不动哩。”

他說：“那你说吧，我来替你写。”

我說：“我沒干过什么，我想你們是知道的，我实在沒有什  
么可說的。”

他气炸了，大声罵道：“你这个笨貨，我叫你瞧瞧我的厉害。”

接着，他拳打脚踢地把我揍了一頓，然后命令喽罗把我送  
回牢房。

当天下午三点钟，他們又把我带到“十八般兵器”齐全的  
审問室，先用鞭子在我身上抽了上百下，再用鉗子把我伤口上  
的肉一块块地挾出来。我咬紧牙关，还是疼痛难忍，就在地上  
打滾。最后他們用带刺的鎗銬，扣住我的手脚，灰溜溜地出去了。

大約过了两小时，密探和他的四名走狗又回到审問室来。  
他們解开鎗銬，叫我坐好，听那个密探宣讀对我的“判决书”。  
他們給我加的“罪名”是：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藏有炸弹和枪  
支，頑固不肯招供，因此处我死刑。他念完了，就問我：“你有  
什么想法？”

我已下定决心：宁可自己牺牲，保卫革命。我对他說：“我  
是受害者，你們可以查个明白。”

外面传来了汽車声，他們把我帶上車。这时太阳还放射着金黃的光芒，我看着周围的景物，想起就要和同志們訣別了，心中更加惆悵。汽車开到离牢房大約两公里的土丘前停住了。土丘上的一棵树下已挖好一个坑，里面鋪着席子和白布。坑旁是一口棺材，釘着一个木桩。他們把我捆在木桩上，用布蒙着我的眼睛。那个密探又宣讀了一遍“判决书”，还說給我半个小时考虑“悔改”，看我临死之前有什么話要說。

我想了許多，想起亲戚朋友們，想起家乡的景物。过去的事情一件件地在我脑海里映現。我热爱我过去那短短的却很有意义的生活。我睜大眼睛，想最后看看周围的景物。但眼睛被蒙住，什么也看不見。我想今晚是我一生最后的时刻了。先烈們英勇牺牲的榜样，浮現在我心头。我对敌人无限憤恨。我准备了两旬口号，想在临刑前慷慨高呼。这时我又想起了同志們的囑咐：“要勇敢，但是决不能随便暴露自己。”因此我对敌人說：“临死之前，我仍旧认为我是无罪的。”

密探头子恼怒地呵斥着：“頑固分子，开枪。”

一陣枪声，接着是汽車的发动机在吼叫，又一陣枪声。我感到子弹只在周围飞过。我想，他們大概是在吓唬我吧。又一陣枪声响后，忽然听到密探头子嚷嚷道：“算了，让他多活几天，过了年再說。”

他們給我松了綁，收拾起席子、白布和棺材，一起上車回去。就这样，我又經住了一場考驗。

年初一到了，敌人张灯結彩，大放鞭炮，吃喝赌博，尽情玩乐。而我們这些“犯人”却仍被关在牢里，一天只領到一个飯团。从年初一到初七，他們只要有人喝醉了，或者是賭輸了，或者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或是有什么开心的事，便把我們輪流拖出去拷打，当作消遣。

有少数所謂“一般犯人”，过年还能吃到一口米飯，有点儿盐和少許肉什么的。他們瞞着敌人分給我們一些。在这样的日子里，那是多么可貴的贈品啊！东西虽不多，但是却表現出劳动人民之間的阶级友爱。

我被关在牢里，和兄弟姐妹們慢慢地有了接触。我自己受到敌人残酷的折磨，其他人也同样遭到了极其恶毒的拷打。尤其是一些女同志，她們中間有的人曾三番五次地被敌人施

以极残酷的刑罰，人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但她们从不说出一句损害革命的话。这些同志在牢房里，在审問室里跟敌人作斗争，树立了可歌可泣的光輝榜样，他们那英勇不屈的斗志，使我深感敬佩。

美吳集團是灭絕人性的野兽，他们的暴行是世界上罕见的。他们把打人杀人当作一种癖好，經常随便把人的眼珠挖去，或者当场打死。这是多么暴虐的統治啊。

被关在美吳集團监牢的一段时间里，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那禍国殃民的真面目。獄中每天发生的事件，使我对敌人的仇恨更深了。我亲眼看到了革命者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們不論是男女老少，不論是京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都是非常英勇刚毅。他們的形象是多么光輝燦爛啊！因此我更坚定地相信了我們必定会得到胜利。美吳集團不管怎样殘暴野蠻，也扑灭不了革命的火焰。

一九六二年七月初的一天，在人民的协助下，小恋越獄成功，他又同禾同志見面了。他們激动地相互凝視了片刻，小恋立即提出要求参加战斗。禾同志見他身体很虛弱，便答应等他恢复健康后，滿足他的要求。經過两个月的休养，小恋重新回部队当通訊員。不久又被調到禾同志負責的炮兵单位。在战斗空隙的时候，禾同志常扶着小恋的肩膀，和他談心。前些日子他們一起沿着二十五号公路侦察敌情，小恋望着那一片辽闊的沼泽地，对禾同志說：“禾哥，在不久的将来，我們将在塔梅平原上发动一次大規模的战斗，把敌人从那片沼泽地、从南方扫清，是嗎？”他接着說：“然后我們部队調到那里去办个大农場，你当农場主任，我当拖拉机手。还有，到那时候，我建議象北方的‘奠边府农場’一样，給咱們的农場命名为‘塔梅

农場'。”

禾同志听了，亲切地問：“把敌人赶出南方以后，就用不着军队了吧？”

“哎喲，我並沒有放下枪呀，我們在学习的时候不是說過，要等到沒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了，才能放下枪嗎？”

說着他們又笑又抱地扭成一团。

但是現在小恋受伤了，昏迷不醒。敌人来势汹汹地向他們进攻。禾同志下命令：“副炮手上来替換小恋。”

正在这时候，小恋苏醒过来了，他象松鼠般敏捷地調整着炮筒，作好战斗准备。眼前向他扑来的不是善良的铁牛，而是凶恶的狗熊。小恋对准領头的那辆M-113型装甲車开了一炮，把它击毁了。他正要射击第二辆时，旁边的炮手已經連續击毁了两辆。敌人一陣慌乱，一窩蜂似地向后潰退。后来敌人又組織第二次进攻，小恋沉着应战，又摧毁了敌人一辆装甲車和一个火力点。

这次“北村战斗”<sup>①</sup>胜利結束后，小恋受到了表揚。禾同志还送給他一个“塔梅农場勇敢的拖拉机手”的称号。

（据参加“北村战斗”的一位战士的日記写成）

杜 英譯

---

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南越美吳集团出动了二千多名伪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南越中部美萩省丐萊县的北村进行多次“扫蕩”，但是都遭到惨敗。

## 南方的潘廷灼

光 峰

如果說過去在我國人民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侵略的神聖抗戰中，曾經出現過許多忘我的人民英雄，如瞿正蘭、潘廷灼、黎文求、閉文坛……等，那末今天我國同胞在南方反對美帝侵略的英勇抗戰中，也出現了不少光輝的形象。

那就是勇敢的阮文礼。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次战斗中，為了繼續冲上去炸毀敵人的裝甲車，把自己被打斷的手砍掉。

那就是堅強的戰士黎伯申。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馬勒地區（山火和富安一帶）的战斗中，三次用身體作槍架讓同伴反擊敵人。

那就是烈士胡新副班長。他在個義省的慕德战斗中，勇敢地爬上敵人的坦克車沿上，把手榴彈扔進車里，炸死了殘暴的敵人。

此外還有陳文世烈士。他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攻打丐場據點的战斗中，用身體堵住敵人的槍眼，給突擊隊打開了一條前進的大道，把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插在敵人最高的地堡上。

陳文世的家鄉是那具有反對外國侵略的革命傳統的美萩省丐萊縣石和鄉。一七八四年，布衣英雄阮惠<sup>①</sup>曾經在這裡

---

① 阮惠是越南一七七一年領導山西農民起義的領袖之一。